



真空时节

日寇投降，伪满覆灭
东北人民一片欢腾
由此也带来政权的暂时真实现象

下

孟辉 著

大众文艺出版社

第十一章 走马春风

晏仲平醒得很晚，他睁眼看到屋顶上的乳白色灯罩，才醒悟到是在辽滨“县公署”的客房。他掀掉身上的薄毯子，跳下床，钻进隔壁有抽水马桶的卫生间。

从卫生间出来，他觉得头脑清爽了一点。昨天晚上，稀里糊涂被陆尔丰送到这个地方，来人走后，自己也累了，倒头便睡，没看周围环境。他打开门，站在门外的廊子上，做了几下深呼吸。

这是个中式四合院，前面有一个高大的垂花门。上房五间，东西厢房各三间，是老县衙的后院。从清朝到现在，历来是县知事大人和县长先生的公馆。“康德八年”（1941年），日本“副县长”冈村嫌“县公署”太破旧，拆掉了老式平房的旧县衙，在原地重建了一座乳黄色的三层办公楼，而后院的县长公馆却原封未动。新楼建成后，它一座小山似的从南面挡住了公馆的日照。到冬天，整个院子都阴森森的。

据本县一位风水先生说，县长公馆正前方有一座大山挡路，于县长“官运不利”。这话传到陆尔丰耳朵里，不觉一惊。是啊，自己到辽滨几年，一直不见升迁，恐怕和阳宅风水有关。本来嘛，“官不修衙，客不修店”，古有明训；可冈村这小子偏要重建什么“县公署”，不惊动鬼神才怪。更叫陆尔丰恼火的是，新楼交付使用之后，县长公馆的一举一动，不管是送礼的、打关节的，都处在那些在楼上办公的小职员们“俯瞰”之下。有些年轻调皮的雇员特别爱对徐娘半老的县长太太评头论足，于是，决心在别处找房子搬出了这个百年老公馆。

正好“省长阁下”要来本县视察辽河支流上一座新建的水库，借这个由头，请求了一笔公帑，把这个院子重新改修，以备“省长”

下榻。陆尔丰特别交代，这客房既要能住“满洲上级”，更要能住“日本上级”。这样，客房修成一半是中式，一半是和式。从新大楼引来暖气和自来水，卫生间安设了澡盆和抽水马桶。遗憾的是，省长虽然来“视察”了，但惦记家里生肺炎的二姨太太，托辞“公务繁忙”，只略事休息，就连夜回奉天了。以后，这里就成了从“国都”或省会来“出張”的“日满要员”的宾馆。

晏仲平被安排住在这里，说明陆尔丰对他的重视。

晏仲平在小院里来回踱了几趟，四面静无人声。抬头看看前面“县公署”的办公楼，窗户紧闭，也不像有人办公。看看表，已经八点半。昨晚陆尔丰一再表示要请他到家里吃饭，为他接风洗尘，可是没有一点动静，是忘了，还是不到时候？他觉得胃里有点空虚，只得耐心等待。

又过了二十分钟，才听见垂花门外有急匆匆的脚步声，接着进来一个青年男人，一见晏仲平，满脸堆笑说：

“晏先生起来了？我叫何鸿运，是在陆县长跟前办事的。因为马车出了点毛病，到铁匠炉去修了修，来晚了，真对不住您。请您就过去用饭，陆县长正等着！”

“路不远，走过去就行了！”晏仲平对陆尔丰用马车来接他确感意外。

“您刚来此地，路不熟。这不费事。陆县长叮嘱过了，您有什么事尽管吩咐。”何鸿运还真殷勤。

出了垂花门，一条笔直的水泥小路通向“县公署”办公楼的后门。进门后转到楼梯正面，是大楼的门厅。大门敞开着，门外停车道上横着一辆马车。

马车很神气，是日本昭和十五年大阪出品，颇有十九世纪欧洲贵族敞篷马车的派头。太平洋战争后，汽油紧缺，原来坐汽车的人被迫转向马车，于是一些即将进交通博物馆的马车又风行起来。这辆马车是两年“副县长”冈村下令购进的，马身上的皮件是日本制造的，有些部位用铜片和铜钉装饰着，擦得耀眼，和街上拉脚的破马车完全不同。马也不是常见的蒙古马，而是有阿拉伯血统

的杂种马，栗色、短毛、小头、长颈、长腿，蹄子上部有白色的胫毛，俗名“雪里站”，笼头上还有两块黑皮子遮眼罩，黑色皮篷整齐地叠在座位后面。

晏仲平坐在正座上，座位很宽大柔软，何鸿运则坐在倒座上。车夫把鞭子一扬，马车从车道上滑下来，顺着大街向北奔去。

不知是由于那身笔挺的西装，还是因为那“大背头”，晏仲平觉得人们对他很注意。他有点得意，又觉得不自在。不知该两眼平视，还是装作满不在乎地向两边街道上多看几眼。好在路途短，陆尔丰早在门前恭候。

坐在客厅的旧沙发上，晏仲平发现这里的陈设比“县公署”客房要简陋，一张临时的大圆餐桌摆在客厅一角，铺着一张半旧的白台布，何鸿运端着盘子进进出出。

陆尔丰说：“你去请太太和少爷们过来，见见客人。”

陆太太穿着一件白色华丝葛旗袍，脚上穿了双白色软缎绣花鞋，显得很淡雅。寒暄了几句，坐在客人旁边。

很快，陆文雄弟兄进来，各自向晏仲平鞠了一躬，不等介绍，陆文雄就说：“昨天晚上在会场认识晏先生了！”

虽说是早饭，还是按正餐准备的。菜是特地请本地最著名的饭馆“同春园”的厨师到公馆厨房来做的。头一道菜是“葱烧海参”，晏仲平尝了一块，吃不出什么鲜味，只是觉得很咸。他想起来，这里不同于北平，做菜很少放糖，什么都是咸的；接着上来的有“黄焖鸡”、“糖醋鲤鱼”、“扒肘子”、“脍江瑶柱”和几盘不同的炒青菜。在陆尔丰夫妇的劝诱下，晏仲平每样都吃了一点，发现几种肉丝炒的青菜味道都不错。

晏仲平家里是经商的，过去也常参加家里的宴请，知道东北一般饭馆的菜肴做法，都是从山东传过来的，用个文雅的词，叫做“鲁菜”。山东靠海，喜食海味，做菜原料也多是新捕捞的海产品，味道当然鲜美；可到了东北，有的菜虽说也叫海味，可都是干品再泡开的，有的放了几十年，即使烹调手艺再高，也很难再现新鲜海产品的原味，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。他明白，在县城里，这就算最好的烹

调手艺了。

陆文雄不断向晏仲平和陆尔丰的杯子倒着“麒麟”啤酒。

“晏先生府上是什么地方？”陆尔丰想摸摸晏仲平的底，总是从最不惹人的话题谈起。

“我祖籍山东，曾祖父一代做清朝的官，派到东北，任满就在辽阳落了户，现在一家人多半住在沈阳。”晏仲平这里是实话实说。

“晏先生这次是从……”陆尔丰有意说半句话。

“我是从北平来。虽说光复了，可交通阻隔，国府的接收人员一时还来不了，上峰命令我们在北平的国民党地下工作人员赶快到东北来，在一些地方开辟工作，不要让共产党抢了先。我的上级是‘国民党东北挺进军辽宁先遣团’团长石玉琢，他早先是白崇禧的秘书，正在沈阳筹建省党部，同时派一些党内同志分头到县里来。”晏仲平不慌不忙，不卑不亢，既不显得虚张声势，也不能被陆尔丰看扁了。

从对方脸上表情来看，他的话收效不错。至于石玉琢，只知道他过去在“中央军”里混过；是不是当过白崇禧的秘书，那是他自己吹的，无从查考。

“晏先生责任重大。那您和曹省长是很熟的了？”陆尔丰又提出这个新问题，显然是由于晏仲平这次来是带着伪省长曹日昌的私人介绍信。

“那还不是。我来之前，石先生带着我们几个人去和曹省长会面，说明国府正式接收之前，请曹省长按原来的系统协助我们开展党务活动。曹省长很爽快，马上答应，写了几封介绍信，还说了说几个县的情况。在谈到辽滨的时候，还说认识您，都是老朋友。不然，在这种局面下，他是不便于出头的。”

“省长说认识我，不胜荣幸。不过省长是上级，我和人家差得远了。省长情况还好吧？”

“他目前还住在家里，苏联红军来了也没有难为他，不过听说有人控告他是战犯，看来日子也不好过。”晏仲平小心挑选着字眼，生怕不小心溜出“汉奸”一类词儿来。不管怎么说，陆尔丰表面很

热情，像是要和自己合作，当着瘸子不能说短话。

“晏先生能理解我们在伪满混事的处境，太叫人感动了。说起来，在伪满混事要几方面应付，谁都不能得罪，免不了老百姓还骂你！”陆尔丰觉得晏仲平人还随和，不太锋芒毕露，也就放松了一些戒备。忽然话锋一转，像是漫不经心地说：

“晏先生到过重庆？”

“石先生是重庆方面派来的，我在石先生手下做事，本人没有到过陪都，本来我是要调去的，被石先生留住了。”晏仲平觉得这个陆尔丰也不简单，需要认真对付，自己虽然尽量做得诚恳，还是扯了点谎。他自己没有可能去重庆，即使石玉琢，也是“曲线救国”的人物，后来看到汪伪寿命不长，才投靠到重庆方面。

“那么，晏先生是国民党的老党员了，年轻有为，真是难得呀！将来辽滨县就要多仰仗您了！文雄，你要向晏先生多学着点！”明明是奉承，可说得恳切真诚，很像发自内心。特别是“老党员”几个字，晏仲平听了很有些飘飘然。

“令郎是在哪里读书呀？”晏仲平看着陆文雄的娃娃脸，随口问了问。

“在奉天农林大学果树园艺系。”陆文雄刚要回答，陆尔丰插话说：

“我老家是熊岳城一带，种苹果的多。我家也有几亩果园，我想有朝一日不干事了，就回老家种苹果去。这孩子也有这个志向，想在东北发展果木园艺事业，这不，还没学成！”陆尔丰这样说，一则表示自己是“素封”之家；二则做出一种“可进可退”的姿态。

“那可是个大事业，真正前途无量！”晏仲平用赞扬的口气说了一句。

饭吃得差不多了，晏仲平觉得，该把要办的“正事”向陆尔丰提出来。他牢记此来的使命是“建立据点，发展组织，遏制中共，配合接收”。首先是建立据点，否则一切无从谈起。这就要依靠原来的敌伪人员，利用他们迷信国府和期望将功补过的心理，为我所用。他要先把这个伪县长抓在手里。

“陆县长，昨天和您见面时，我已经把到贵县的使命说了，想尽快在这里建立国民党的县党部筹备处。第一件事是需要一个办公地点；第二件嘛，有点不好开口，那就是需要筹措一点活动经费。我初到贵县，人地生疏，就都仰仗您了。”晏仲平一口气把话挑明。

“这好说，‘满洲国’没有了，到处房子都空着。比较起来，‘县公署’条件最好，最宽敞，离您住处也近，您看这办公地点就放在‘县公署’怎么样？”陆尔丰首先表示要把“县公署”让出来。

“谢谢陆县长的美意。国民党虽然是执政党，和政府混在一起也不太合适。按照关内各地的规矩，两家都是分署办公，房子差一点倒无所谓，最好在城里中心地带，便于开展工作，别太偏僻就行了。”晏仲平知道，陆尔丰弄不清政党和政府的区别，以为要来控制他，看来还是分开好，免得他误会。

“爸，您看‘协和会’那地方怎么样？”说话的是陆文雄，他早就想到那个地方开展政治活动很合适。如今日本人倒台，永远不会再有“协和会”了。

“那倒是个好地方，也是近几年新盖的，有办公室，还有礼堂，就是小了一点。”陆尔丰搔搔头皮，接着说：“那‘协和会’虽说也在县里，可跟‘县公署’不是一个系统，不过这没关系，我可以和魏总干事商量一下，先过去看看，如果不合适再找别的地方。至于活动经费，我想办法筹措一点送过去。晏先生看怎么样？”说实在的，晏仲平这点要求早在陆尔丰意料之中。他既要给“曹省长”争面子，又要在晏仲平面前显示自己的干练，将来国府“接收”，希望能得到晏的关照。

饭后，已近中午。陆尔丰到书房去打电话。几分钟后笑吟吟地出来：“我已经和魏总干事说了，他非常欢迎，马上就把房门打开，晏先生什么时候去看都可以。”晏仲平想不到陆尔丰办事这么痛快，原来这些在日本人手下混事的人还真有一套。如果他合作得好，将来正式接收，自己不妨为他说说话，不会太亏待他。

“我想早点过去，现在就告辞了，谢谢您的盛情招待。”

“我还有点事情，让文雄陪您过去，先看看房子能不能用，晚饭时再接您过来，您有什么想法尽管提出来，不必客气！”陆尔丰做出要把

主人当到底的样子。

“已经够叨扰的了，实在不敢当。晚上我就近吃点东西，或者找个饭馆包伙，不敢再麻烦了。”晏仲平确实有点不好意思。

“鸿运，你也跟车去，和‘同春园’掌柜说一声，一日三餐由他们送到晏先生住处，记在‘县公署’账上，这样晏先生就方便了。”陆尔丰想得很细，透着实实在在的诚意。

陆太太也出来送客人。客气地说：“您没事儿常来串门，什么时候晏太太来了可以一起过来玩儿。”

“谢谢！说来惭愧，我还没有结婚。”晏仲平笑了。

“真想不到，像晏先生这样一表人才还没有成家，想必是条件太高了！”陆太太赶紧给自己打圆场。

“哪里，我是萍踪浪迹，顾不上。”晏仲平谦虚地说，随后跨出了陆公馆大门。

马车沿原路返回，原来那个“协和会县本部”就座落在离“县公署”不远的地方，是一座西式平房，举架很高，窗子细长，中间部分有个小尖塔，看起来很像基督教的小教堂。“协和会”的牌子已经拿掉。在门口台阶上，原“总干事”魏南棠正在那里恭候，初秋的太阳火辣辣地晒在他的脸上。

不等陆文雄下车介绍，魏南棠早就跑到马车跟前，像搀扶老太爷子似的把晏仲平扶下来。

“我叫魏南棠，原来是这里的。昨天中秋晚会上见过晏先生，方才陆县长又打电话来，您有什么要求尽管吩咐。”魏南棠一面自我介绍，一面把晏仲平、陆文雄让进办公室。

对魏南棠这种异乎寻常的热情，晏仲平有点意外，简单地说了说为了建立“国民党县党部筹备处”想借几间房子办公，自己也想住在这里，方便一点。魏南棠当即表示：“这好办，只要晏先生不嫌弃，什么都是现成的。”他还主动提出礼堂也可以提供给晏先生使用。接着便带领晏仲平在几个房间转了转，还去看了礼堂。礼堂很新，长条椅的座位可以坐五百人。天花板上悬垂着三串彩色吊灯，只是舞台小一点。虽然赶不上大城市的电影院，在县城里也算难得。舞台两侧

白墙上各刷着一条绿字大标语：“日满亲善，共存共荣”；“东亚圣战，戮力必胜”。虽然日本投降还不过一个月，却像看到了出土文物，叫人感到一种历史的嘲讽。晏仲平嘴唇动了动，想说什么但没有说，魏南棠脸上显得很尴尬。“这礼堂几个月没有用了，这些还都是日本人写的，我去找人涂掉。”他像解释似的说完，把晏仲平又让回办公室。

“您就在这里办公吧，这是最大的一间。隔壁房子可以作卧室。其余的办公室也都可以用。”

“还真不好意思……”

“既然魏先生一片好意，您就不必客气了！”陆文雄帮助说了句话，顺手打开身旁的一个公文橱，里面空空如也，只放着一瓶“勒得”牌兰钢笔水和几张美浓纸。他想自己的任务已经完成，就先告辞出来，想找刘芳几个，把晏仲平的来意透露一下，看在这种局势下，他们这伙人该干点什么。

魏南棠坐在晏仲平对面。他看得出，晏仲平新来乍到，两眼墨黑，需要一个带路的人，自己就是最合适的人选；同时，也给自己提供了一个机会，利用晏仲平这块跳板，从“满洲帝国”的“协和会”跳到“中华民国”的“国民党”里去。机不可失，他要抓住。

“晏先生，现在亡国奴的生活结束了，我想为祖国效劳，只不知国民政府对我们这些在伪满干过几天差事的人有什么看法？如果不嫌弃，我愿意参加贵党的工作，干什么都行！”

“魏先生太客气了。现在伪满虽然倒台，而国府接收还得一段时间，百废待兴。而且苏联正据我东北，虎视眈眈；共产党八路军也秘密北上，妄图赤化，时局并不太平。本人这次孤身到辽滨开展工作，实指望得到父老前辈的指点。魏先生对我党事业如此热心，实为难得。如蒙不弃，就请魏先生留在‘县党部筹备处’帮忙，随时请教。以后国府接收，也会量材聘用。只是我们目前没有经费，暂时只能白尽义务了。”晏仲平看出魏南棠的意思。自己原本不想一到辽滨就拉上一帮子“伪满官吏”，这些人名声很臭，可是眼下既无人，又无钱，明知如此，也不能不利用；再者，他既然在日本人手下能爬上来，也许真有点办事能力。自己要在这里站住脚，陆尔丰那样的人是指挥不动的，

干脆冒冒险把他留下算了，于是答应得很爽快，这出乎魏南棠本人意外。

“魏先生，我还要向你打听一个人，这里有个‘裕顺丝房’吗？它的东家叫范人杰……”晏仲平想在落下脚之后再去拜望亲戚，才不致像个“打秋风”的。

“您说的是‘京议员’家的范大先生吧？他境况很好，是县里的士绅，住在城里西大街，有很高的门楼，老远就望得见。对了，昨晚的晚会他也去了，那台上演话剧的有一个就是他家的小姐。您认识范大先生？”魏南棠是本县人，对本县情况了如指掌。

“他是我姑父，他的原配太太是我姑姑，早年去世，留下一个女孩，可能就是您说的那位小姐了。我多年在关内，只是小时候见过姑父一面。”晏仲平尽量做出和魏南棠一见如故的样子。

这时，何鸿运进来，说晏先生的包饭已经和“同春园”的掌柜说好，先包一个月，来问问您晚饭在哪里用？

“我想现在去亲戚家串门，包饭就从明天开始吧？一个月多少钱？”

“陆县长交代过，晏先生爱吃什么就让他们做什么，先记账，月底到‘县公署’算去，您就不用操心了。”何鸿运显得很会办事。

“谢谢陆县长，不过饭钱我是要自己付的。平时我可以过去吃，如果有事再打电话让他们送过来。”晏仲平这次出来是带着本钱的，不是连饭钱都付不起的主儿。他要办大事，看得长远，不想讨这点小便宜，被人看不起。

晏仲平先回客房，从皮箱里翻出几盒“回天再造丸”和“大活络丹”，放进公文包。这是他从北平回来时特地到“同仁堂”买的，到辽滨来各带了两盒，准备送给这位多年不见的姑父。他知道，姑父家不是一般土财主，光在当地临时买点东西是拿不出手的。

由于晏仲平要买礼品，何鸿运十分在行地让车夫把马车赶到商业街最大的一家食品店。铺子门面很大，柜台却很空。掌柜的透过玻璃窗看到何鸿运前后周旋的架势，便断定这位“大背头”的来历不小，因为能坐着县长马车上街买东西，绝不是等闲人物。于是他甩开

一般伙计，亲自来接待，细心地装了两盒点心和两篮水果，上面覆上印有店号的红纸，整整齐齐包扎好。出于对这位可能是“未来长官”的尊敬，只收了40元。掌柜点头哈腰地把晏仲平送上车，把东西交给何鸿运，然后又一鞠躬看着马车离开。

马车拐回西大街，走了半里多路就停下来。“到了！”何鸿运先跳下车，捺了捺电铃。晏仲平抬头看见门洞里面高悬着一块匾额，黑漆金字，写着“德被桑梓”。前后各有一行小字，因为光线不足，看不很清楚。开门的是老妈子。晏仲平自报门庭，说自己是从沈阳来的亲戚。老妈子一听姓晏，不敢怠慢，忙请进院。何鸿运把礼品交给老妈子，就要回去，说什么时候要车，可以给“县公署”打个电话。晏仲平表示感谢，一边掏出10块钱来请他“买盒烟抽”，何鸿运略略推辞，还是收下了。晏仲平又拿出5块钱来给了车夫。

范人杰正好在家。“中秋晚会”上发生的风波让他心里有点烦。多年赋闲的结果，对小事都看得太认真。日本投降了，仍然“国事如麻”，叫人理不出头绪。这小县城发生的事，也许是整个东北的缩影。既然如此，有些活动该不该让女儿参加呢？早晨，他随便对女儿提起这些事，范郁秀随口答应自己注点意，可心里觉得自己这几天做的事都没有什么错。

她和那几个男生一起办英文补习班，学古文，演戏，朗诵诗歌，觉得生活挺充实。她特别愿意听他们海阔天空地议论：谈世界形势，谈国内情况，谈个人前途，许多事尽管迷迷茫茫，谁也说不清，可东北光复带来的喜悦和希望，引人遐想。有时也大谈那终于结束的恶梦般的伪满生活，奴化教育的课程，愚蠢而残暴的日本教师，自己的幼稚和无知……谈时都带着嘲笑和自嘲，听得心花怒放。她觉得这伙男生性格忠厚、开朗，知识面宽，不拘小节，这是过去和那些女同学们在一起时得不到的；甚至自己受了他们的影响，性格有些外向了。

就是周围的女孩子也都和她关系不错。许秀娟把她当妹妹，可她看的书比许秀娟多，又上过大学，所以有些事常来问她；刘霞把她当姐姐，亲热的不得了，什么事儿都愿意找她说。至于补习班里那群小女孩，更愿意围着她问长问短，看她的眼神，摸她的衣服；因为她梳

着辫子，没有几天，那些女孩都把短发扎成刷子似的小辫儿，她觉得挺好玩的。

早晨，爸爸的叮嘱虽然不十分明朗，她却明白了那含意，无非是不要太张狂，以致卷入什么政治漩涡；再是不要对男孩子过于亲近，免得有人说闲话，也可以解释成卷入爱情漩涡吧！

不知是爸爸的话触发了她，还是她原来有意欺骗自己，她确实感到一些男生对她有那么灼热的目光，似乎要穿透她的皮肤。她知道那些目光里包含的是什麼，但是，还没有觉得对谁要发展特殊的感情，虽然她喜欢他们这一群人，无论是刘芳的干练，桑之华的渊博，苗毓灵的才华，陆文雄的热情，还有其他几个人，和他们在一起觉得身上暖烘烘的。可是，当她一人独处时，又感到心里有一种什么东西在涌动，带着一种莫名其妙的空虚和寂寞，她不由得对自己说，你这是怎么啦？她想起俄国作家阿志巴绥夫一部小说《沙宁》里的话：“少女的心，像吹过麦田里的风似的飘浮不定。”这也在说你吗？早饭后，她无聊地弹了一阵钢琴就出去了。她去看许秀娟，期望许秀娟那像大姐姐似的话语能抚平自己那颗不安定的心。

老妈子把晏仲平让进客厅，把礼物小心地放在堂屋一个长桌上，就去通报主人。晏仲平在一张圆凳上坐下来，外面阳光太强，过了十几秒钟眼睛才适应了室内的光线。他扫了一下客厅的陈设，自从离开北平后，他还是第一次进这样一个雅致的房间，就像身处北平城里的官宦人家。心想范家不愧为书香门第，无怪乎祖父当年把二姑姑许配到范家来，就是图的门当户对。在北平这些年，他发现，清幽整洁的庭院，往往没有当权得势的主人；而那些声势赫赫的人物，家里反而显得闹，显得乱。这范家也是冷清的呀，他不禁在心里感叹了一声。

范人杰从外面进来，如果不是晏仲平自报家门，还真认不出来。昨晚，当陆尔丰向大家介绍晏仲平时，他只是对这个姓觉得耳熟，怎么也没想到这人和自己有什么关系。自前夫人去世后，他已经将近十年没有去过岳父家了，即使当年去过几次，也是个娇客，岳父家人穿梭般来来往往，没有留下什么深刻印象。几年前，晏家有人来，说

二少爷到北平去上大学，就是这个晏仲平了。从仪表上看，还是相貌堂堂；怎么，现在成了国民党的接收人员赴任来了？还未等晏仲平谈此来的原委，范人杰忙着到厢房去找妻子和小儿子。很快，一位中年妇女和一个男孩挑开珠帘进来。“这是孩子母亲，这是你小表弟，叫郁林。”范人杰像是在介绍，晏仲平站起来，恭恭敬敬地叫了声“姑姑”。这称呼虽然有点不伦不类，可在习惯上只能如此。

“十年前见过你，那时还是个毛头小伙子，现在成了大人了。昨天晚上怎么也想不到是你，怎么不直接到家里来住呀？”说起来，范人杰对前夫人仍然一往情深，一下子勾起青年时期许多往事，爱屋及乌，对多年不见的内侄挺亲热。

“我这次是从北平来。三年前我在民国大学读书的时候参加了国民党。现在重庆方面的接收人员一时到不了，我是参加国民党的先遣工作团派到这里的。我想到辽滨来也好，顺便来看望您。有您在这里，我的事情也好办。”晏仲平说得很中听，像是由衷之言。

“你来这里我很高兴。不过我现在是平头百姓，官场上的事我可帮不上忙。光复了，只希望能过几天太平日子。你说国民政府要来接收，什么时候能来？”

“接收东北的大员已经任命了。东北行营主任是熊式辉，副主任是赵家骧；保安司令是杜聿明，副司令是卫立煌。现在的问题是交通线破坏了，军事行动受阻，国共两党正在谈判，一时还看不出结果。”

“这些年消息隔绝，你说的这些大员都没听说过。你们先遣团是干什么的？怎么这个县只来你一个人？”

“临来时给我们的任务是，‘宣传民众，发展组织，遏制中共，配合接收。’就是抢在共产党前面，不给他们以可乘之机。本来还有一个人要来，他临时变卦了，上级只好派我一个人先来。姑父，您看在这里开展国民党的活动，条件怎么样？”

“我这些年来，说好的一面是没有给日本人做事，总算没有愧对祖宗乡里；说得不好是荒野村夫一个，孤陋寡闻，两眼墨黑，尤其是现在国共两党的事，是一点也不清楚。既然蒋委员长要和毛泽东谈判，说明关内共产党的势力确是很大的了？”范人杰这些年来对局势

的确是很隔膜。

“我们党内不许公开谈论共产党的事，上级要求我们从各方面排斥他们。说真的，我还没和共产党打过交道，听说他们就是搞‘残酷斗争，无情打击’，对他们自己人也是这样。姑父，这县里有共产党吗？”晏仲平似乎对共产党有点害怕。

“这我不知道。这几年日本人年年抓人，抓去后，稀里糊涂就给处死了，外人也不清楚都是什么政治背景，其中可能有共产党。你来时家里人都好吧？”范人杰觉得自己对政治谈不出东西，不知怎么就转换了话题。

“家里都好，只是我奶奶年纪大了，爸妈也好生病，沈阳的铺子也关门了。姑父、姑姑身体还好吧？”

“我们俩身体还可以，只是各方面要应付的事太多。日本人穷途末路，苛捐杂税，多如牛毛；警察特务、大小官吏又趁机敲诈勒索，真是敲骨吸髓。买卖关门吧，日本人不允许；开门吧，又没有东西可卖。干脆，各商号都缩小门面，白天不卸窗板，开半扇门，勉强支撑，坐吃山空。真要是局势不太平，这买卖还难做。”范人杰本来不想谈政治方面的事，不知怎么，谈着谈着又回来了。

“苏联红军到过这里吗？”

“他们都在铁路沿线上，车站有，这里离铁路线远一点，不大来；传令要过几回东西，都是大米、白面、猪肉、烧酒什么的，县里乖乖地送去了，钱都是摊派的。”

“听说他们的纪律不怎么样？”

“嗯，这点还不好说，只要别太出格，就谢天谢地了！”范人杰似乎有些感慨。

“我下火车时也见到几个，他们在搜查旅客行李。我只带了几件衣服，翻一翻就让我过来了。”

“如果你呆长了，还免不了和他们打交道。县里懂俄文的很少，真正说得通顺的恐怕只有陆县长了，他过去在中东铁路局干过。”

“是吗？我昨天就见过他了，上午在他那里吃的饭，态度还热情。”晏仲平想象着陆尔丰说俄文的模样。

“咱们是家里人关上门说话，这小子不是好东西。传说当年他是把中东铁路局什么机密偷卖给日本人，捞了个县长。在黑龙江省干了几年，钱搂足了，又‘运动’到这里来；还听说日本副县长逃跑前把财产都转到他手里。这种人最能见风使舵，现在讨你的好，无非是想将来还能站住脚。不知下一步政府接收对这些大小汉奸如何处置？”

“这个，至今好像还没个明确说法。上级交代是，尽量依靠他们，利用他们，我这次来，还是拿的曹省长的私人介绍信呢！不然，谁接待我？”

“这真可笑，什么事儿呀！日伪都倒台这么久了，人们还活在他们的阴影下，你能说不可笑？不过你既然来了，想怎么干呢？”

“这是跟姑父说，临来时上级有交代。根据蒋委员长的秘密指示，对当前的国共谈判不必认真，那不过是拖延时间、应付舆论的一种手段。我们这些搞党务工作的不过先做一点宣传工作和组织准备，扩大政治影响，最终还是要靠军事解决；因此，谁占据了有利地形，谁就能取得胜利。国军现正在美军帮助下，调兵遣将，海陆空齐头并进，作全面军事部署，这样就可以稳操胜券。”晏仲平吐露的这些话，使范人杰大吃一惊。

“那么说，又得打仗了？东北这些年，叫鬼子弄得人穷财尽，再打仗怎么受得了？”范人杰心里增加了忧虑，又觉得开了点窍。到底是外面的人见识广，即使带来的是坏消息，也比在葫芦里闷着强，至少叫人在思想上有点准备。他接着问了一句：“你是在党的人，我问问，听说重庆国民政府很腐败，贿赂公行，发国难财，有这些事儿吧？”

“我没到过重庆，没亲眼见。这类事不能说没有，我也听说过，但不像外界说的那么严重，有些是共产党的夸大宣传，蛊惑人心的。”晏仲平觉得此时很有责任为“本党”辩护几句。

“你提到共产党，听说八路军抗日很坚决，游击战打得很好，日本人很怕他们？”范人杰很想证实一下自己听到的传闻。

“那也是他们自己宣传的，无非是借抗战之名，行扩大地盘之实；实际是抗而不战，游而不击，日本人才不把他们放在眼里呢！”晏仲平想不到这荒僻地方也有人听信共产党的宣传，太不可思议了！

“噢！”范人杰没有再追问。

“姑父，您说，我新来乍到，该怎么办呢？”晏仲平显得诚心诚意。

“这个，我可说不好。现在是，铁路线上有‘老毛子’，乡下有土匪，城里还是伪满官吏警察的天下。他们手下有人，腰里有枪；至于有没有共产党，我也说不清。你得应付这个环境，能干多少算多少，别急功近利，实在不好干就搬回到沈阳去，还是大城市好，目标不明显。”范人杰的话很像是规劝，不过对急于建功立业的晏仲平来说，听起来有点保守和泄气。

“您说得有道理，我小心就是了。您看魏南棠这个人怎么样？就是‘协和会’那个人。”

“你说的是‘魏尖头’吧？这个人很精，善于钻营，日语很好，你怎么认识他的？”

“今天才认识。我想借‘协和会’那个地方办党部的筹备处，方才去看了房子，他主动提出要参加筹备处的工作，人倒满热情的，我没好意思回绝。”晏仲平想试探一下姑父对魏南棠的态度。

“那种人肯定会热情，不过名声太臭。过去拍日本人的马屁，很露骨，人们背后都骂他！现在又要转到你那里去了。这种人就是这样，谁行时，他拍谁。我看你要提防着点，不然，现在吹捧你的是他，将来有个风吹草动，落井下石的也是他。”

不知不觉，下午过去一大半。夫人张秀英过来说，饭菜已摆在厢房里，不知该算作中饭还是晚饭，两顿合在一起了。晏仲平想起皮包里的“再造丸”，马上拿出来，嘴里说：“路上不好走，没有带来什么东西。这几盒药是从北平带回来的，都说对上了年纪的人有好处。给姑父、姑姑留着，防个病灾儿的。”

“‘同仁堂’的？这可是好东西。你收着吧！”范人杰高兴地对妻子说。

走出客厅，晏仲平站在院子中间往四周打量了一下，墙外一排高大的杨树正挡住西斜的太阳，小院凉风习习，非常舒服。

“这宅子修得真好，不像我们辽阳那个老家，跟破庙似的！”晏仲平很欣赏这个院子，禁不住赞扬了几句。

“怎么能那样比？你家那是官宅，当年可是有品级的。一百年来年了，虽然旧，气势还在。这房子是我家老爷子在世时盖的，没什么讲究，不过住着还舒服就是了！”范人杰对自家住宅一贯采取贬抑的低姿态。他知道，这方面是天外有天，越流露出自得越显得小家子气，对自己亲友谈话也不例外。

门铃响，李妈去开门，就听李妈说：“这里有客人，你姥家来人了！”

“是谁呀？”声音是范郁秀。

“那我可说不上，你去看看就知道了！”接着是皮鞋踏在甬路上的咯咯声。

范郁秀笑吟吟地从垂花门外闪身进来，手里捏着一小束白色的玉簪花。

“郁秀，见见客人！”范人杰招呼着女儿：“这是你姥家二表哥，从北平来。”

“啊，二哥，什么时候到的？”范郁秀习惯地鞠了一躬，辫子一下子甩到前面来，她无意识地用手向后掠了掠头发。

是的，是昨晚在舞台上扮演大儿媳的那个姑娘。“这么像！”晏仲平在心里不由得吃惊。原来老家有死去姑母年轻时的照片，虽说服饰打扮是老式的，可那眉眼和整个脸上轮廓和眼前的表妹太相像了。这几年，自己在北平见过不少年轻姑娘，其中有大家闺秀，也有胡同里一般人家的少女，她们有各式各样的美貌，叫人应接不暇。可是，站在自己面前的表妹却有一种叫人形容不出的魅力。她有大城市姑娘的风采，却没有那种常见的故意做作的矜持；她又有小城镇女儿的朴实，却没有那种由于孤陋寡闻而显露的粗俗。那眼睛望着你时，显得那么诚挚和深沉，叫人身不由己，大概就是古人形容的“神如秋水”吧！她穿着一身剪裁合宜的毛蓝布旗袍，脚上是丝袜和黑色半高跟鞋，越发衬托出那苗条的身材、红润的面孔和掩饰不住的少女的娇羞。

“真想不到……”晏仲平觉得自己这话有点失态，忙补充说：“想不到表妹都长这么大了，昨天晚上看了你演的话剧了！”